

福爾摩斯偵探全案集



第四冊 第九至十四案

藍寶石
怪新娘
彩色帶
翡翠冠
機師之指
金絲髮



中華書局印行

吉民雙英美劉掉

機中利兩全一體

大車小車小木二合



新官之舊約。貴賤各通籍。

發水財人。身肥自大。圓頭圓臉難博

公私好。中華書

印書。中華之書

印書。中華之書

印書。中華之書

新編美圖郵集。中國首丑女照。及附

告華中

清朝野史大觀

袖

珍

本

十二

冊

三

元

清

代二

百餘年間

遺聞軼事。

上自宮庭。下逮里

巷。記載極夥。卷帙繁浩

未易稽考。本書力事搜輯。

分類編纂。巨細無遺。本

末俱備。可爲有清
一代野史之總
彙。總目
如下

清朝史料 二卷
清朝逸事 四卷

清代述異 二卷
清朝藝苑 二卷

中華書局發行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第九案 藍寶石 原名 (Blue Carbuncle)

英國柯南道爾著
常覺小蝶合譯

耶穌聖誕之第二日。吾往培克街。爲吾友福爾摩斯覲佳節。福正倦臥榻上。寢衣作紫色。長乃蔽足。旁有晨報數張。凌亂無序。其上壓以菸斗。似方讀罷者。壁上懸硬胎之呢冠一。已舊且敝。間有數處裂縫。架上則置顯微鏡及箱。以狀上。吾友正在觀察此破冠也。簡言之。卽又在探案耳。余因進曰。老友。予又來擾君。其昇貴歟。福曰否。否。且甚歡迎汝。坐。吾正有事與子商略也。言次。翹其食指。指壁上破冠而嘵。茲事滋小。然亦有一二處。頗足引人興味。華生。汝知其作用乎。余曰。以吾度之。此破冠者。殆爲罪案之證。據福搖其首。似不以余說爲然。笑曰。此中無所謂罪也。汝當知叢天下無量數衆於區區數千萬方里之內。欲其永不發生離奇之事。安可得乎。然離奇之事雖多。而離奇中含有犯罪之事者實鮮。余曰。誠然。邇來余已爲汝記案凡八。而

無罪者竟佔其三證之子言信也。福曰：汝謂個人及密斯媚梨失婿聖克來失蹤案乎？然則並此而且四矣。言次，伸足爐次，輪其十指不已。蓋其時寒威正盛，萬家屋頂上積雪，瞪瞪一白如銀，朔風撼窗，嗤然作聲，如凍蠅。室中雖爐火大熾，然指尖猶強木不仁。頃之，福爾摩斯忽昂首曰：華生，汝識俾得森乎？余曰：識之。其人爲經濟商人。福又指其冠曰：此卽俾得森攏來者。余詫曰：俾得森乃御此耶？福徐搖其首曰：否。俾得森拾自街上耳。但汝今見此物，切勿以破冠視之。蓋是物者實一啟發人智之研究品也。居吾語汝，此冠之來，尙有一鵝與俱。今鵝已掛俾得森爐次矣。西俗聖誕例須食鵝此事言之可發嘔嗁。蓋昨日之早晨四句鐘，俾得森歸自俱樂部，行過托登漢街，其時天色未白，故煤氣之燈獨明，其下有人影搖漾，蓋一男子正負白鵝而行人至頃長。而步履濡滯，將近戈旗路時，突有無賴多人起而毆之，拳至而其冠已飛，其人乃如夢醒，因舉其杖欲與宣戰，乃一不慎，適中街上之玻璃窗，窗立碎，俾得森因見其人衆寡不敵，乃欲前與爲助，顧其人方以誤碎玻璃爲懼，今見俾得森制服輝煌，則不禁

大驚立棄其鵝而遁。衆無賴亦遁去。戰場之上僅留俾得森一人。俾得森一出馬卽獲全勝。則亦不禁自喜。遂掠其俘虜品而歸。卽鵝與是冠也。余曰。在理。俾得森宜以是物返之原主。福曰。唯此乃其所難耳。鵝足之上雖有紙牌署爲密。昔司亨利俾格而冠上亦有曰 B 字樣。然倫敦一鎮中之姓。俾格者無慮千百計也。而俾格中之名亨利者又無慮百十計也。俾得森又安能執途人之臂一一而問之耶。以是昨日上午。俾得森遂至余所。并攜其俘虜品與俱。彼蓋知余雖纖小之事。亦樂爲研究也。其鵝吾本樂爲保存。唯及今日似受冷而汝又不在。無人爲之診。余恐其死於非命。乃令俾得森攜之歸。依遺棄罪加五等。宣死刑矣。唯其冠則仍留此。余已細察一週。或能返之原主。余曰。汝又誕語矣。汝乃能於此冠中見其人之面目耶。福笑曰。老友故技。汝當知之。恃此顯微鏡耳。今以授汝。試爲察之。余乃取冠於手。細爲視察。則見其冠實爲常式硬胎圓頂。裏爲紅綢所製。無製者標記。而署有亨利俾格縮寫。卽曰 B 也。冠簷有小孔似釘搭攀者。然寬緊之帶已失去。呢面微有斑點。作白色。故以墨塗。

之視既覺無所異。因仍返之。福爾摩斯曰。無所得乎。余曰。華生齒甚。無所得也。福曰。非無所得。乃無抽象的觀念耳。故雖有所見。亦不敢加理想。余曰。然則君所得者曷爲言之。福曰可。遂言曰。其人甚聰敏。凡事恆先謀而後行。三年之先。亦殊富有。而今貧矣。故智力亦稍減。或因黃金祟人。憂抑過度。乃不得不以特別之嗜好爲其消遣品。智力亦因之減耳。其所以失歡於其妻者。或亦因此。余不禁笑曰已矣。福爾摩斯……福不理。仍續續言曰。顧雖如此。而其自尊之心。仍不少衰。接人亦落寞。故居常不恆出。且其家不燃煤氣之燈。人雖中年。而髮已花白。近日來新施鍛刷。故猶澤以檸檬之膏。凡此一一載於冠之內外。直無異說帖。故吾能知之耳。余曰。然吾終未之信。今試告我。汝何所見而知其人。福不語。乃取其冠覆之己首之上。則其冠簷且齊其鼻。而空空然。猶能容三指。福乃言曰。其人腦大如此。其中安得無物。故吾決其爲智耳。此冠之邊微。卷爲三年前舊式。且其表裏均極精緻。設在三年之前。其人非富者。曷克有此。三年以來。而其人仍富。則彼又何不另易新者。故吾謂其始富而終。

貧耳。余曰。汝又何以知其行事有先謀。而近來又退化乎。福曰。吾於其冠上之小孔知之。此蓋爲扣寬緊帶之用者。設使其人非恐風吹其冠。又何必多此一舉。然而今者寬緊之帶已斷。而仍不續。則必其人心緒不佳。無復顧及此矣。然冠上白斑。仍不惜費功夫塗以墨瀋。則似其人體面之心。又未嘗衰也。余曰。此亦在情理之中。福曰。吾固知在情理中也。吾又嘗以顯微鏡窺其冠裏之下簷。則有細髮無數。似爲薙匠所新鋸者。且有數莖。作灰白色。亦有同具黑白兩色者。而其冠中又有檣櫟膏氣息。故吾知其髮爲新薙耳。然冠內又多汗點。則是人之在中年。其不講求身體之練習可知。吾又察其冠頂一邊。灰塵厚積。細而不糲。則其常掛於壁上。又可知。余曰。然則汝又何以知其失歡於妻耶。福爾摩斯乃笑曰。華生。設汝之出。冠上積有一禮拜之灰塵。而汝妻不爲汝拂拭者。則汝亦交晦運矣。余亦不禁嗤然而笑。曰。安知其未嘗娶乎。福曰。否。其鵝足之上。固繫有密。昔司亨利俾格紙牌。則是人者。必將以鵝求媚。於其妻可知。而俾得森食之。是俾得森者爲密。昔司俾格矣。余覺福爾摩斯今日好。

作滑稽之談。因亦爲之軒渠。旣而曰。其家不用煤氣燈。汝又從何見之。福曰。此尤易明。汝不見其冠上有燭油耶。倘僅一二點。則猶可言。今乃多至五點。則其家必非用煤氣燈而燃燭矣。以彼之家況而肯燈燭並燃。吾弗信也。余曰。汝辨其人析矣。但汝旣謂其人無所謂罪。則卽以冠返之原主已足。汝乃不惜光陰與夫腦力。研究此無謂之事。不其徒勞耶。福爾摩斯方欲答。而寢室之門忽關。有人呼曰。福爾摩斯。汝視吾鵝。余視之。則俾得森也。時福已起坐笑曰。汝鵝飛去耶。倘來之物。偷而去。又何所惜。俾得森曰。否。汝視此。蓋吾妻得自鵝膝中者。言次。展其掌。則一藍色寶石突現。小如黃豆。而光彩射目。刺眼幾生。芒角托之掌中。直如明星夜墜。光幾照滿一室。福曰。俾得森。此何物耶。俾得森曰。此綠鑽也。其貴可值連城。以劃玻璃。直如銛刀之劃紙。福曰。僅止此乎。余乃不禁呼曰。嗟乎。此非瑞爾伯爵夫人之藍寶石乎。福點首曰。然也。華生。汝固日見泰晤士晨報之告白者。自當審其大小。至其價值。則吾人不妨估而得之。蓋其所出一千磅之賞格。實未及物價廿分之一也。俾得森愕然曰。一千磅。

乎。嗟乎。仁慈之上帝言次。竟頹然而坐。蓋其心花怒放矣。福曰。然吾則知其中尙別有原因。雖令夫人以家產之半易此寶者。彼亦願之也。余乃搔余首曰。歇洛克設吾所憶而非差者。則其失當在匯衆旅館。福曰。然其時爲十二月廿二。去今已五日。爾時諸人僉謂係一修煤氣管者所竊。證據確鑿。今其人已在繩縛之中。將受判決矣。其事吾嘗有記載。今當爲汝誦之。因從紙堆中檢出誦曰。約漢湯訥年二十六歲。向以修理煤氣管爲業。月之廿二日由匯衆旅館侍者極痕司萊特召入。瑞爵夫人寢室。令修其火爐鐵柵。時適有人呼萊特。萊特自去。而湯訥遂獨迨萊特返。則湯訥已不在櫥門已啟似撬開者。一小摩洛哥皮匣卽藏藍寶石者。則置梳粧臺上空矣。當由萊特報警。將湯訥拘獲。遍搜身畔。曾無藍寶石蹤影。然一般人言。則謂湯訥必已窩藏矣。預審之時。夫人女侍嘉得柯刹克復上堂作證。謂彼實聞萊特警呼之聲。因奔入室。視之。匣果空也。警吏勃拉斯亦稱湯訥被拘之時。實多方抗拒。且聞人言。其人果嘗作賊也。問官以證據確鑿。遂不再問。令繫湯訥入獄。而湯訥則稱禍來不測。

痛哭流涕。竟在堂暈去。一般人莫不佩其作鶩之精焉。福讀已乃擲之一邊。曰。華生。汝謂我爲無謂之研究。今且得其實用矣。吾人所應探索者。卽此摩洛哥皮匣中之物。果何因而入戈旗街側亨利俾格鵝膝之中。吾甚欲一見密斯脫俾格。不知彼於此事。亦有所知否。余曰。汝將何由而見其人。福曰。藉告自耳。華生。汝試以鉛筆授余。容我措辭。因書且念曰。茲於戈旗路側得白鵝及呢冠各一。敢請密斯脫亨利俾格。於今日下午六點半鐘來培克街B字二百十一號。當以原物奉還。余曰。語甚明晰。但汝以何法而能必其見。此告白乎。福曰。吾但廣爲登載可耳。彼之棄鵝及冠。本出於一時迫促。事後未有不悔。設見此而仍不來者。吾不信也。密斯脫俾得森願汝爲我將去付報館告白經理人。令插入晚報中。俾得森曰。以何家爲限。福曰。唯汝意想所能及者。咸付之。如寶珠、行星、泡爾胃、聖極姆斯廻響。種種均可。苟尚有他家。亦可付之。俾得森曰。諾。但此寶石如何。福爾摩斯曰。老友。此物吾當暫爲保存。俾得森點首。欲行。余曰。俾得森。汝來時可市一鵝來。蓋其原物已嘗汝吻。故不得不覓其替。

身俾得森去。福爾摩斯乃取石就光審視不已。且歎曰。華生。此物出世僅二十年。而因此發現罪史已復纍纍。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寶石之老者。幾乎每一線光芒中。即有一篇罪史。此物最初得自支那南部之廈門。以其光彩之佳。遂爲世人犯罪之焦點。其可屈指而數者。則殺人之案二。拋鑑水之案一。自殺案一。以外盜劫之案。尤不可以勝計。推厥原因。均莫不因此四十格林之結晶焦炭耳。嗟乎。若此物者。吾殊無以名之。或者當名之曰魔鬼之精。今且藏之鐵櫃中。然後以書告伯爵夫人。謂吾人已爲覓得。以便返璧。蓋久置吾處。吾身亦且爲衆矢之的矣。言次而笑。余曰。汝意俾格必無辜乎。福曰。必無關係。吾聞窮人每有癡想。望其牆壁。一旦易磚而金。然吾知彼雖夢想亦未必知此。鵝膝中乃有巨寶。此寶之值。雖盡翻其屋而盛金者。亦不過抵其什之一也。余曰。然則約漢湯訥有罪乎。福曰。是未能知。吾嘗謂凡事而未得實。即加以理想。則是非轉淆。今亦猶是也。余曰。以是言之。君於未見亨利俾格之前。將不能有所建樹矣。福曰。然。余曰。余當暫別。俟下午更來視君成功。福曰。願汝早來。

吾當遲吾餐至七句鐘。以吾方購得一錦雞。將與汝同嘗鮮味。特不知其膝中亦有寶石否耳。余不禁失笑。握手爲別。是日。余適爲事所羈。抵培克街已六點有半。時方有人立於門次。衣舊而整。冠蘇格蘭式冠。以狀度之。殆即密斯脫俾格也。吾二人遂同時推門進。則福已起而歡迎向來者曰。君卽密斯脫俾格乎。曷就爐火坐。天氣殊嚴寒也。俾格旣坐。余因細視其形容。圓顱方頤。領獨瘦削。故留髭掩之。鼻有酒斑。吾友謂其有特別之嗜好。信也。衣扣盡鈕。上及其頸。領袖均勿襯。故細碩之膊。時露袖外。出言至駢雅。望而知爲上等人。惟吐聲遲緩。似有憂憊。則又知其人之侘傺矣。寒暄旣已。福乃言曰。吾初甚望君以地址披露報端。以招失物。而否者何耶。俾格聞語微赧。跋蹠言曰。先生當見諒。余近來經濟。初不如前之裕。故寧失其鵝。不願再登告白。蓋告白之費。實數倍於鵝也。福曰。此亦當然之事。惟足下之鵝。吾人已烹而食之。奈何。俾格聞語似有失望之狀。福曰。卽勿烹者。亦不復可食。今已另得一鵝。遂以贈君。其肥重正相當也。俾格聞語。神色似稍慰。乃卽起謝。福曰。前鵝之毛骨腸肺。今尙。

在是設足下欲得之者則吾人不妨奉璧此語在不知者聞之殊近滑稽故俾格不禁大笑曰留以贈君爲紀念品可耳福聞語向余微聳其肩向俾格曰謝君今鵝與冠均在是君自取之俾格乃先取其冠曰密斯脫福爾摩斯汝實恩我設非汝者則此蘇格蘭冠吾將戴之終世以吾之年而乃戴此不將爲人笑耶言次取鵝福曰密斯脫俾格吾尙有所詢願君見答蓋吾亦禽學家至喜畜鵝然未嘗見有肥且碩如君所遺者也君果何自而得之耶俾格曰茲事甚長蓋吾閒時恆至亞爾方旅館與其主人溫迭凱特交好其地臨博物院主人因發起一食鵝之會凡入會者每星期恆納一辨士屆聖誕時即可得鵝吾亦會友故得此福曰謝君見告君曷再少坐俾格挾其鵝於脅下曰別矣願上帝錫福二君言旣乃深深鞠躬出門而去福曰密斯脫俾格誠君子也又向余曰華生汝飢乎余曰否福曰然則吾人暫可勿餐且至彼處華生汝願從吾行乎余曰安有弗願因卽加大衣於身且圍以絨巾出培克街而行其時長天無月但有寒星三四爍爍作光道上行人甚夥吸息外噴乃生濃霧出

溫薄兒街。哈雷街。奧斯福街。一刻鐘後。遂抵亞爾方旅館。其地蓋爲近好爾彭之小酒肆。吾儕入座。遂令店主以皮酒進。且曰。汝酒之味。而如汝鵝之美者。則佳矣。店主不解。曰。客何語。福曰。誠告君。吾方從密斯脫俾格家來。得啖其鵝。味滋佳也。其人非食鵝會中之會員乎。店主曰。有之。但是鵝吾實市諸肆。非所豢也。福曰。售者爲誰。店主曰。容吾憶之。既而曰。得矣。其人曰倍金力奇。設肆於考範淇園。福曰。店主吾睨汝佳。運別矣。遂與余偕出。曰。華生。吾儕宜訪密斯脫倍金力奇矣。蓋此案實如長繩之結。解釋至煩。其初端爲一平常之鵝。而其終點。則爲一罪犯七年苦役之人。延頸以待吾人之援手也。余曰。汝謂湯訥乃無罪耶。福曰。或者因此而證實其罪。亦未可知。今且勿言。抵倍金力奇肆矣。則見街側果有銅牌署爲倍金力奇。中有二人。據櫃而坐。身體甚壯。而兩鬢髦矣。福爾摩斯因指其空桌曰。鵝已售罄耶。其人曰。罄矣。汝明日來者。雖五百隻。吾亦能應。汝必欲得者。則對肆或尙有之。福曰。但吾必欲汝肆者。以有人作薦。謂倍金之鵝佳也。倍金曰。何人爲子言之。福曰。亞爾方旅館主人也。汝

當憶之。曰。然吾憶之。吾售諸彼者凡兩打。福曰。汝鵝佳哉。但得自何所。此語以吾思之。實至平易而倍金竟大怒不可遏。福曰。密斯脫何怒爲。此語又何足怒。倍金曰。在汝恩之。固是如此。但使人人而如汝。購一鵝必問其所。自吾舌不幾爛耶。福爾摩斯曰。汝不樂語亦不妨。然吾則知汝鵝必來自鄉間。密斯脫販鵝者。汝以爲然否。否則請以一金與余。決勝倍金聞語不禁大笑。曰。密斯脫汝適誤矣。鵝實生自城中也。福曰。卽生自城中亦必豢於鄉間。否則安有如是之肥且碩。倍金曰。否否。城中生之城中。豢之誰謂。其來自鄉間。福曰。汝縱狡辯。吾必不信。倍金曰。然則吾不妨示汝以證。惟汝負者將作何說。曰。負一金耳。倍金曰。佳。則呼曰。倍爾。以簿籍來。則有孺子一人。果捧簿籍而至。冊凡二。一小而一巨。巨者以油紙爲面。倍金先翻其小者。中皆記販鵝者姓名。其下附有號數。旣而指一行曰。剛。復之密斯特試讀之。福乃俯讀曰。往白栗克司登百十七號門牌密昔司倭克囂忒二百四十九頁。倍金曰。今試翻此巨冊。第二百四十九頁。福乃翻而讀曰。密昔司倭克囂忒。又讀其旁一行。十二月二十二

日收鵝二十四隻。付價七先令。同日售於亞爾方旅館主人溫迭凱特。收十二先令。福讀已。乃大失望。探出一金磅。擲之櫃上。立返而行。凡數武。及一路燈之下。乃始攢眉閉目。嗤然而作無聲之笑。曰。華生。此所謂。遣將不如激將也。設吾以金鏹。凡百供俸。是人而求其見告。所得當猶不至如是之多。今是案已全題在握。不難尅日而破。所宜猶豫者。則往見倭克囂忒。以今夜佳乎。抑明晨佳乎。吾方欲答。忽聞汹汹之聲。起自倍金肆中。吾二人乃駐足而聽。則聞其人語曰。去。因此鴉鵝之故。吾爲汝儕磨祟足矣。今汝可趣倭克來。吾自語之。則有一人哀告曰。密斯特倍金願君恕我。此鵝羣之中。實有一頭爲余物。誤爲密昔司倭克囂忒售去。故求見還耳。言者身體至瘦削可憐。而一種焦急之狀。尤復顯而易見。又聞倍金怒曰。然則汝索之彼媼可耳。曰。媼令吾來見君耳。則益怒。曰。縱曾魯士皇來者。吾亦不能見歸言次。蹠以足少年。遁。倍金力闔其門。福曰。華生。吾人可以往見密昔司倭克囂忒矣。來……言次。已追及少年。福乃伸手拍其肩。其人驚立返其身。則面白已無人色。福曰。少年勿恐。吾來